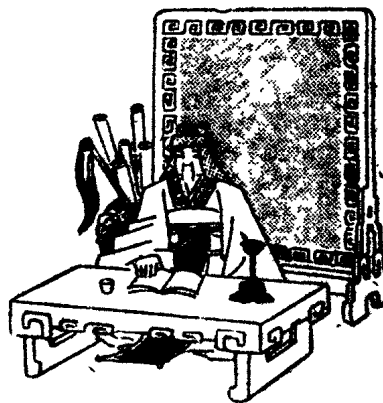


白話
解
老子道德經



廣益書局刊行

序

鄉讀老子，意爲道家，與六經異，儒所不取。及見漢文用黃老，敦樸治天下，一時德業盛熾，兩漢諸帝，無與比隆，竊疑焉。取劉向揚雄，以迄明清焦氏魏氏諸詮著，徧觀而廣徵，冥思而潛索，乃歎向多偏蔽，而老氏之言，非如世俗所論也。老子當衰周季世，尙文之弊，流極不返，競爭強霸，而國愈衰；馳騫利名，而俗寔薄；節文繁縟，而巧詐滋彰。乃獨推尋上古邳治之源，抉發至人清虛澹泊之妙，期挽頽波而返淳樸，知當時非清靜寧一，莫能救也。老子爲周守藏史，其學惜上闕玄妙，故發抒醞粹之旨，俯視儒墨，成一家言。凡所論著，乃人君致治之精微，非避世忘天下者也。其立論多與孔氏相合，而尤近周易；其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極太極之義也。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堯舜垂衣裳，孔子欲無言之義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此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卽易之無思無爲，寂然不動矣。常有欲以觀其微，卽易之感而遂通矣。曰修之於身，於家，於卽邳天下，乃真。

乃餘，乃豐，乃長，乃普，與孔子修己以敬，以安人，安百姓，何以異？故論兵謂唯不祥之器，而以黷武昭戒來茲，痛斥紛更，而鄙夷法令，豈世所謂清靜寂滅，忘世避名，逃空虛者哉？腐儒窒泥爲道家，蔽障夫曲學，相隨詆誹，不察本源，未窺隩突，徒拘牽申韓之跡，似兩晉人之清談，目爲異端。而後世言兵法刑名，言丹汞金石，仙解方術，鍊形修性之流，各剽取裂割老氏之說，以自尊高，誇惑庸妄。昧者不察，遂謂兵法刑名方術，皆出於老子；而拘墟曲士，又指爲非聖無法，皆厚誣老子者也。聞游學德意志人言：「德有兩學會，一主論語，一主老子，少年入會各數千人，持老子論語交互辯難，以求其真。」德人好學思深，自戰亂以降，衣服器皿，去華務實，律身從政，尙璞屏文，噫！豈有得於老氏之言耶？周秦諸子，多逞辭辯，耀文藻，惟老子文約而義豐，理明而事覈，故以諺語詳釋之，視疏通諸子爲尤適合。今世連大類周末，而尙文之弊，孱國羸民，積弱殆又過之。吾以爲讀者儻因茲編，而探索明審老氏之精義，而倡率修學，使風化尙儉尙實，一返乎淳樸，則天下其庶幾。

白話
譯解 老子道德經

上篇

一章 此章乃全書總脈文義甚深必讀完全書始能逐漸了解大致是渾括道之全體說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

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享之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生

毒之為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元之又元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

故常無欲空虛可常有欲以觀其微，微歸終也凡有之為利必以無為用欲之所本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

元，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兩者始與母也同出者同出于元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元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元而言謂之元者取于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元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元之又元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白話解〕大道是無形象可說的，最難形容，可道之道字，當言說講。起首兩句，是說大道如果能指定一件事物，說得出，那就不是那不變之常道，常道是不能限定一件事物的。天下有定名之物，都是有的，至於那沒法子指名的，才是常名。試思開天闢地之物，混沌乾坤，名在何處？到後來件件東西都有一定之名，這名字才算世上萬物之母。妙字是形容最細微之意，細小到說不出，就叫妙，如人言莫名其妙是也。天下無論何物，皆從極細小無形處生，人能心空，才可以考究萬物之妙。又必心有繫念，才看到萬物的邊際。微字作盡頭處講，作邊際講。此四句，上二句，先空心考究萬物之起原；下二句，專心注意，考察萬物之歸宿。妙微二字，同出於

道而異名，就他同處說名玄。玄字是黑色，凡視線極遠，看不清爽，外帶灰色，黑色。如黑水洋，是海水深，如遠山，只見淡黑影。玄之又玄，譬如俗語神乎其神是也。今之無線電，收音機，照相機，雖是科學發明，然其功用，可算玄之又玄。所以說道，說到玄，真是各種神祕的法門了！

二章 此章說至美至善無對待無形象所以爲常善常名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而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自然已足爲則敗也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慧智

自備爲則爲也功成而弗居。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使功在己則功不可久也

〔白話解〕天下最美好的道理，人多說不出，譬如天地生物，好處人說不出。如其人人知道的好，那就有不好的生出來；如人參茯苓，人人知道好，就有假的發現了。真正至善，也說不出，說得出的善，就有假的不善冒名了，如假道學偽君子是也。所以凡有對待的道理，如說有，必有無，說難，必有易，說長，就有短，說高，有下，說響聲，就有音調，說前面，必有後方。有對待的，皆未到極處，所以至美至善，是沒有對待的。聖人作事，一毫不見痕跡，如父母愛子之心，一點做作沒有，純任自然。如古詩上稱堯舜，百姓只知耕田開井，早出晚歇，不知堯舜好處何在，便是無爲之事，不言之教，所以說至美至善，沒有對待也。有如此大作用，所以萬物到面前來，隨機應

付毫無成見；如天地生物，自己不以爲自己的本領，不說自家的功勞，所以生生不息。凡事倘居功在心上，便有得失，有去來。如功成不居功，心中空空洞洞，先無自得之心，後亦無失望，此所以叫常善常名也。

三章

此章說有美則有惡，有尙則有爭，不如使民無知無欲，以合於清淨無爲之化。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賢猶能也，尙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心懷智而獲，食虛有智而實。

惟能是任尙也，曷爲唯用是施貴之何爲尙賢？顯名榮過其任爲而常校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趨穿窬探賤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

食虛有智而實

無智也。

弱其志，強其骨。

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心，虛則志弱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守其真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智者謂知爲也。爲

無爲則無不治。

〔白話解〕尙賢賢字，不作賢人看，是才能之人，尙是誇獎獎勵之意；如在上者獎勵抬舉一班才能之人，則大家必爭顯才能。難得之貨，如珠寶鑽石金玉，如在上者以此爲寶貝，則民人必做盜賊以爭利。常人之情，看見可愛之物，則心動，尙不會看見，則心不起念，故心不亂。所以聖人之治天下，要人虛心，不自己矜誇本領。又使民人勤力生活，不致飢餓。又要人不爭功，莫生驕傲，而志意謙虛。又要人堅忍耐勞，強練筋骨。他第一個道理，是叫人老老實實，如同上古之世，大家渾渾的好像山野的老百姓，只知喫飯睡覺，沒一毫思想，自然不生事。就是有一班知識略高的人，在上位，也不敢憑他個人的理想，亂出主意；因爲憑私心做事，就會引起小百姓也胡亂逞才，那就忙不了！所以在上的，不多事，順其自然，好像沒事辦樣，其實非懶散也，在不好生事耳。不好生事，自然上下相安，事事順手矣。

四章

此章是總揭大道全體和道之功用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為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冲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

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解紛而不勞，和光而不汗，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據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白話解〕道的原素本極空虛，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無論你怎樣用他，他總用不盡。好像一件物事，總盛不滿的樣子，如其盛滿了，必定漫出來。總由道的作用，博大精深，像深水潭一般，所以能為萬物的主腦。又譬比用一尖利的錐子，去解結，這是常情；他却用不着尖利，祇用平常的，去解那糾纏。又好比光線是透明體，能照見灰塵的，他却不如十分顯他的光耀，祇平平淡淡的，好像同灰塵渾合在一起，又不是糊塗與皂白不分。但他的妙處，是令人看不出色彩，摸不到楞角，所以狠清亮狠深沉的，外面看似渾淪，內中却有一個主宰。這樣看來，大道從何處出來？自然大道是在天帝之先，乃先天地生也。就是說天地未分以前，已有大道了。

五章

此章說大道化生萬物，象天地更申明清虛不自盈滿之用無窮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

而人食狗無爲于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肅矣若懸由已樹未足任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也，籥樂籥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爲，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愈爲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于爲聲也，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

〔白話解〕天地發生萬物，純是自然而然而然，莫名其妙，看上去並沒分毫安排，而生者自生，死者自死，像是天地沒有仁愛，像是把萬物當做那稻艸紮的狗子，用過了就扔的。古時人祭路神，或求雨，用草紮一狗，狗身上罩些彩畫的假狗皮，祭過了就不要，隨便拋棄，或當柴火燒。此兩句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不仁二字，當無心做恩惠講；不是說他真正不仁，是說他比尋常講仁的更高些，以萬物爲芻狗，不是作踐他摧毀他的意思；是說聽其自然生滅，不必有心去愛他，但他這愛的道理更大。以下說天地生生不已的妙處，好比那銅匠的風箱，又好比打汽爐，祇要抽動裏面的風扇，自然一呼一吸，鼓動生風，所以說虛而不盡，鼓動更出。此是形容天地之間大氣鼓動，好比一個大風箱，抽動風扇，就生生不已也。天地的作用，如此神妙，所以世間上講政治的，說得越多越不行，到不如明白天地生物之大道，守那清虛無爲的道理還對些。

六章

此章引谷神形容道體，至虛故能用之不勞。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則萬物以之生，故緜緜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白話解〕山洞名谷，谷神二字作爲空虛處，能應用不窮，故名谷神。應用不窮，所以說他不死，不死二字，當不昏迷講。谷神以空靈的妙用，永無昏迷之日，此卽玄妙的大道所產生的原素。這玄妙生物的總法門，可以說就是天地的根本。人倘能知道從這大道的根本上做起，那是無形，又像實有主宰，要說有形，又指不出。所以說絲絲不斷，總像暗中有個主宰，應用不窮，又不現喫力的樣子。

七章

此章引天地以證明聖人天地不自生，故能長生，聖人無私，故能成其私。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

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無私者無爲于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白話解〕天長地久四句，是說天地化生萬物的道理，論天有雨露風日，好生長萬物。地無論高下，凡附著土的，總叫他發生，所以然的緣故，幾千年萬年，總是如此不歇。他能長久的道理，就在沒有一毫爲自己的作用，所以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凡在天底下的生物，沒有不被他雨露滋養的；凡是在地面上的生物，無有不靠他發育的。問起天地何以如此？就是一個只顧施雨露，一個儘性發育種類，毫無一點作用，故爾長久也。由此看來，聖人治天下亦如此，聖人治天下，與天地生育的道理正同。一毫不爲己身，却是人人知道有聖人；一念不私自己，却人人知道聖人道大。正是公正無私，却有成其功用的效驗。

八章

此章說有道者不爭如水，故有還七種好處。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卑也，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居善地，心善

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言人皆應于治道也。

〔白話解〕此章以水比方大道，水之功用極大，世間無論何物，總賴水潤澤生長，却是水之性能滋養萬物，又無爭競之事。水性下流，處人世卑下之地，和那汗穢之地，却不礙他潤溼之性。如百川到海，總能消納容受，不怕汗穢，自然能清。因為他能處下，又能利物，所以可比方最上之善。最上之善，有益於世，也同水之德性一樣，人能學水之功用，差不多近於道了。有道之士，倘若真能如此，必定能所到的地方，人都感化。他的心如淵水那般靜，所相與的人也學好，他說的話都相信，作官也好，做事也能一舉一動皆合時。所以然的緣故，就是他有卑下之德，又隨處有益於人，又無一毫爭競之事，所以沒有怨惡，人人都被他感應。

九章

此章說衆人所爭不過功名富貴金玉，明天道者却遠避這世俗之所爭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

揣而稅之，不可長保。

既揣未令尖，又稅之，令利勢必摧毀，故不可長保。

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不若其已。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不可長保也。

功遂身退，天之道。

四時功成則移。

〔白話解〕這一章反證大道說，譬如人辦一件事，倘若是自己自滿自誇，那就不好，到不如謙虛點的好。又好比手拿一件尖利的東西，預備刺人，終久要被別人摧毀，保不定能長久的。好比貪人堆金積玉，終久守不住。富貴人忽然拿架子驕傲，終久要敗。所以有道之人，功成名就，他即忙告退，不敢留戀，這正是能知道天的道理。

十章 此章言玄之德哲學謂之提挈躡公之物德前一段說治身後一段說治世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

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滌除元覽，能無疵乎？元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于極覽能不愛民治國，能無知

乎？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勝者智也元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獨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

不倡因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明白四達，能無為乎？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化生之，不塞其

其性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不塞其原也畜之，不

其主出平幽冥

〔白話解〕人身上魂屬陽，魄屬陰，有學養之人，知道之人，能定心氣，常常守住自己的神識。不像平常淺躁的人，好像魂不附體的樣子。老子此章說人倘能安安靜靜，守住自己的元神，如同修道之人守一一般，一刻不離就好。守一，指人之真精神說。人能專一守自己真精神不離，自能辦大事。又要能純任自然之氣，和柔到極處，如嬰兒樣，全是一片天真；自然與外來無抵觸，全其本性之量矣。又要洗清眼前的渣滓，於凡事物之來，看得極清爽，不受外來的遮蔽，才可見到道之妙微也。以上說自修，以下說治人。譬如人想做愛民治國之人，必有多少安排，多少鋪張；其實都非也，大道之妙，不如此，是要清靜自然，不妄生事。如同說天下事所由

出入之門，名曰天門，仿佛回教說的真主，儒教說真宰一般。如國家一治一亂，也可說是天門一開一關。愛民治國之人，肯安安靜靜不生事，如雌物不妄動。又能明白天下萬類之情，如明鏡一般，有事物來，總照得清清楚楚，却不用別樣方法，才是真明亮。如作官人心地明白，不用明查暗訪，自會曉得下情。所以大道玄妙的作用，要在如天地生物之功，只管發生長養，不居功，不自矜誇，使人也不知他的功大。如此包涵萬象，運用不窮，才是玄妙之德。

十一章

此章說玄德之妙用常有常無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

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

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木埴埴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爲用也實無者有之所以爲利皆賴

無以爲用也

〔白話解〕此章就器用空虛處，形容道之妙用。先說車輪輻，是輪子上直棍，轂是輪盤中心圓木，安插直棍的中心挖空，好套住車軸子。三十輻共一轂，是說三十根直棍，共插在一個車轂轆上，他中心挖空處，才能圓轉。輪子是輪子的用處，全在中空，如是實心，必不能轉了。又如燒窰戶和泥土燒盆子罐子，必要中空，才好盛水，盛食物。又如人家造屋開門窗，用處也在開通，如把他塞死，門不能出入，窗不能透光矣。所以世間各種事物，有一件即有一件的用，然而用處多半在空靈無礙處，倘處處弄得石牆石壁，用處不靈了。

十一章 此章說去外有之害
但取利民於實際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夫耳目口

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難得之貨，害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

此。爲腹者以物養己爲目者以物役己故聖人不爲目也。

〔白話解〕凡人耳目口及心思，要自家作得主，不隨外界牽引，才能耳聽目明，食味辨色別聲。如用五色來耀眼睛，眼必生花，用五音來鬧鬧，耳必震聾，用五味來混喫，必定連味也嘗不真。成天的打獵馳馬，必定心慌意亂，坐立不安，像有神經病。得一件寶貝，必定心心念念防人偷竊。這都是自家作不得主，耳目口心思，一遇外來的牽引，就隨他走了。所以聖人治天下，要百姓老老實實，有養活不餓肚子，不叫人被聲色貨利鬧昏了。除去害人之物事，只重實事養民而已。

十二章 此章乃楊朱爲我之道
莊子養生主篇之大義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寵必有榮辱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于榮寵返之于身故曰大患若身也。吾所以有

大患者，爲吾有身，由有其身也及吾無身，歸之自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無以易其身故

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白話解〕常人把自己身子看得太輕，不知道自重，所以外界之寵和辱，一到面前，就驚動。人贊一聲，喜不可言，罵一句，氣得要死。因爲看得身外的批評太重了，以爲我這生命就隨人重輕，凡能寵人者，多在上，受寵的多爲人下。他以爲我這生命，全在人家一寵一辱，上分貴賤，所以得寵喜而驚，失寵又一驚，把這寵辱看成生命的一件大禍患。所以然者，不過爲了我這軀壳，時刻怕失寵榮，時刻怕受羞辱。不知有道之人却不然，自尊自貴，知道天下還靠我這身子，才能有希望，非自私也，因爲人必須君子，自重方能行道，不然，卑汗而賤，安能任天下大事？由此看來，外界的寵辱，是不必驚動的了。

十四章 此章發明真心之用，真心不落顏辭色形象，可以用太古無爲之道，治今有爲之世，能知古始，然后知道之綱紀。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而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爲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欲言無邪而物虫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是謂惚恍。不可得而定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有有其事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白話解〕凡天地間之物，有形可見，有聲可聽，有形質，手可捉摸的，皆不足以顯大道之玄妙。必定要看不出，聽不清，抓不著，名夷希微的，才是大道的玄妙。所以這三者，沒法究竟，故要從根本上看來。此三項既無形聲，不可執捉，吾人所以能追求到這道理上的緣故，是有一個能覺察三項的功能，一個真心而已矣。一個真心，就是人生來的覺性，是能考察到不見不聞，不可捉拿之外的。所以知道之士，他倘在上位，如果真能不做那精光四射，令人害怕的光景，則在下之人，也不妄設方法，以致昏昧。在旁觀只覺他絲絲不斷，上下無猜。這種道理說無耶？而萬物由此而成，說有耶？又不見其形，這名叫恍惚。迎面看來，不見起首之處，從後面看，不見收尾之處。所以治國之君子，倘知道學太古無爲之道，來治今之人，能知古道起原，才算知大道之綱紀，治人治國之道，不是毛舉細故，察察爲明也。

十五章

此章申說古之體道者體之於希夷微之中故能不拘動靜新舊渾而爲一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焉若冬涉川，冬之涉川豫然猶兮若畏四鄰。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然不知所趨向者也上德之人其端光不可睹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以安以久？動之徐生。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保此道者不欲盈，盈必溢也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蔽覆蓋也

〔白話解〕古時有道之士，不粗暴而靜細，不淺露而深沉，令人看不出他內中的學養。祇覺說不出他好處，不得已勉強形容他的氣象，說他謹慎，好比冬天涉水，又似一家在中央，惟恐得罪四鄰。凡事不敢先作主人，像似客樣，却又不冷，遇人溫暖，如春和化冰。那厚像古樸之人，又似空空洞洞，一無成見。又能包涵一切，無論何等污垢，他能渾然消受，却不致於渾濁。試問誰能將渾濁的煩擾止得住？惟有道者靜以對待之，自會定清。如同一杯水攪得昏昏濁濁，必須定住幾分鐘，然後渣滓沉澱到底，則清矣。又不可死心不用，一事不管，那亦不能持久；必要活潑其心，隨事體察，那智慧自生矣。保存此道理，重在心虛不自滿，能不自滿，則永久。由此可見大道妙用，無動靜，無新舊，常常是一般也。

十六章

此章推廣致虛守靜之功效

致虛極，守靜篤，

言致虛物之極，萬物之真正也。

萬物並作，

動作生長

吾以觀復。

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于虛動，起于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于虛靜，是物之極篤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各返其所始也。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

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

知

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常之爲物，不偏不彰，無曖昧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其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

知常容，

容乃公，

無所不包，通則乃至于蕩然公平也。

公乃王，

蕩然公平，則乃至于無所不周，譬也。

王乃天，

無所不周，譬則乃至于同乎天也。

天乃道，

窮極虛無，得道之常，則乃至于不窮極也。

道乃久，

無之爲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之于心，則虎兇無所投，其齒角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

〔白話解〕老子之道，全在虛在靜，前章所論，大半在用力於虛極，守住靜篤。極字篤字，足推到十二分的功